



# 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  
王惠美譯

## 2 所開悟是什麼？

釋尊究竟是開悟了什麼？其開悟的內容又是如何？普通常被提出來的是：依照律藏的記述，釋尊是觀十二因緣之理而悟道的。可是，比十二因緣說以前，已成立了表現更簡單的緣起說，然後，漸成了種種的緣起說，最後才成立了有力的十二因緣的學說。這是依據事實而立證的①，所以前面的傳說，也許不能認為是歷史上的依據了。

因此，在經典中，所流傳的釋尊向某波羅門談話的傳說②，茲把它拿來作個研究：

「我對於真實的修行，曾確立了堅決的觀念而努力，身體是輕鬆、愉快而不會激動的，精神是統一的。我離開了欲望，更遠離了不善的事物，雖然初有粗率的思慮，也有微細的思惟，由此而成就了由遠離煩惱而產生喜樂的初禪。其次，由於粗率的思慮和細微的思慮止滅之故，內心成爲安靜，精神能統一，便沒有粗率的思慮，也斷除細微的思慮，然後成就了由定而產生喜樂的第二禪。其次：由於不染執喜悅之故，心境平靜，具正觀念，正思惟，由身心感受到安樂，這就是成就了聖者所說的正平靜、正觀念、止住於安樂的第三禪。再其次是：由於捨棄樂和苦，首先滅盡了喜悅的憂憫，而達到不苦不樂的境界，那就證了由於平靜和觀念清淨的第四禪。這樣的精神統一，獲到身心清淨，而不污穢，柔軟而巧妙

，確立了不動心的境地，那時的我，便向着想起過去生涯的智慧。這樣一來，我就想起了過去的種種生涯。即：「第一個生涯、第二個生涯、第三個生涯、第四個生涯、第五個生涯、第十的生涯、第二十的生涯、三十的生涯、第四十的生涯、第五十的生涯、以至於百的生涯、千的生涯、百千的生涯，更在幾多次的宇宙成立期，幾多次的宇宙破壞期，然在幾多的宇宙成立和破壞期間。我都生存在那裏，以種種不同的姓氏，吃了如此這般的飯食，感受了如此這般的苦樂，如此不明不白的死去復來，生生死死，皆在彼（三界）處輪迴不息」。

在無盡生死的過程中，我又想起了，每一個的相貌，以及詳細的狀況，還有很多過去世的生涯。這便是在夜中的初更，所達成的第一明知。因此，無明就消滅了部份，而生出明知（智慧）。即如消滅了闇黑，就能放出光明。這就是出現於正在修行而努力精進的人身上。

由此，精神得到了統一、清淨、不污穢、柔軟而巧妙、確立而不動心的時候，我便知道諸多生存者的死和生，這就是我心境平靜，具正觀念，正思惟，由身心感受到安樂，這就是成就了聖者所說的正平靜、正觀念、止住於安樂的第三禪。而和不幸的，出生諸多生存者，各個都是須從於自己的業報——真實的，這些生存者，或有作惡的行爲，其語言也有惡口的說話，心裏更有作惡的思惟，而且愛好毀謗諸多的行者，

常涌邪惡的見解，並且依邪惡的見解去行事。他們的身體破壞而死亡之後，出生在罪惡的地方，或墮落下賤的地方，最後就是到地獄裏去。

至於另外的一些生存者，其身的動作，是善的行為，言語有善的說話，心也作善的思維，又不會毀謗諸多的聖者，他們都懷着正見的見解，而依正確的見解去行爲。他們的身體破壞而死亡之後，便會生到善良的地方，天上的世界裏。

我是如此的清淨，且具超人的天眼，看到諸多的死亡或是出生。波羅門呀！這就是我在夜中的中更（第二更）所達成的第二明知。由此，無明又消滅了一部份而獲明知。如是：心

有了統一、清淨、不染穢、柔軟而巧妙，能確立而不動的時候，能滅盡諸多污穢，而得智慧（漏盡智）。因此，如實的知道一切是苦（以下是關係「四諦」的說明，可是漢譯本，沒有記載，這大概是後世的附加）。

我所知道的如此，所看到的也是如此，我的心，由欲的污穢而得解脫；我的心，由生存的污穢而得解脫；我的心，由無明的污穢而得解脫，最後完全得到解脫的時候，便會產生智慧。至於生都淨盡了，即完成了清淨之行，這就是必須要做的事都已經做完了，從此，絕不會再有生死的狀態。波羅門知。於此，無明又消滅了一部份而獲明知」。

這裏所說的文句，雖是非常的長，可是，終結於完成了四禪，也就是四種的禪定，而歸納於看透了衆生的各個命運的情形。因用肉眼看不到本性，必須由於用「天眼」（divyamaksu）看，關於這在印度教的國民聖典『婆伽鬱羅記陀』（xI,g）中，也會經說明過，而佛教也採用了同樣的思想。且在其他的經典中③，還有如下的記載：

『我，未證得正覺的以前，那時還未開大智慧，仍是菩提薩埵之時，我這樣的想——「現在我將分爲二種類而在思慮」。這樣一來，我便將欲的思慮、瞋的思慮、及害的思慮，整作爲一部份，而將離欲的思慮、無瞋的思慮、及無害的思慮

，另作爲第二個部份』。

更對於每一部份，加以說明之後，再說明成就四禪的事情，雖其內容在前面所引用的文句，大約相同。尤在其他的經典裏④，也都說同樣的事情。可是，四禪的學說，在古詩句裏，是沒有敘述到的，所以，大概是在佛教相當的發達之後，才成立了如前面那樣非常長的經典的一種說明。

註：① 拙稿『緣起說之原型』『印度佛教學研究』五·一·五九

② MN. I, p. 21f

③ Dvedhā-vitakka-sutta, MN. I, p. 114f.

④ Mahāsaccaka-Sutta, MN. I, pp. 247-249.

### 3 捨去苦行

一般的傳說，釋尊是捨棄苦行之後，才開大智慧的，但是，依據比較後出經典①的記載：晚年的釋尊，會對其弟子沙利弗陀，敘述過去的回憶，將自己年輕之時，堅決的修習苦行的所有一切的情況：

「由於行動、實踐、難行，我都無法達到於超過人類之性質的完整聖哲的智見。那是何故呢？因爲還未達到於聖哲的智慧的緣故。如果是達成了這聖哲的智慧，那便能引導其出離，而以達到消滅苦的境界」③。

關於釋尊捨棄苦行的事情，在『大釋迦經』④中，更具體的敘述說，釋尊曾問法於阿羅羅·迦羅摩和羅摩之子的鬱羅迦，但是未能得到滿足，因此，自己就去修習嚴格的苦行，後來再加上說：

『那時，我這樣想——「像這樣極端瘦消的身體，安樂是難獲得的。來吧！我來攝取實質上的食物乳糜吧」！因此，我就攝取了實質上的食物乳糜。那時有五個修行者接近了我，他們都說：「假使修行者瞿曇，如果是得到了法，他一定會向我們講的」。可是，我攝取了實質上的食物乳糜之後，他們五個修行者，就嫌惡我而說：「修行者瞿曇，已患貪的性質，並且捨棄了修行的本務，變成了奢侈」！說後便離去了

。於是，我攝取了實質上的食物之後，獲得了力氣，而離去了諸多的欲望，又離去了不善的事情，有了粗率的思惟，有了微細的思惟，便成就了由遠離煩惱而獲得喜樂的初禪」。

其次尚有敘述到成就四禪的情況。這種經典，可惜沒有漢譯本。而巴利文本，也是後來所編纂的。是以關於捨棄苦行的事情，是到新階層經典，才有詳細的描述出來。

依據後來的某一『佛傳』的記述：這五個修行者，首先是跟鬱羅迦修行，後來，知道瞿曇在短短的時間中，能夠達到於和其師傅同樣的究極境地，因此，就隨從於瞿曇<sup>⑤</sup>。又說：瞿曇和這五個修行者，向迦耶山頂出發，「到山頂上的一棵樹下，敷草而坐在那裏思惟」。然後，他們又到宇蘆衛羅的一個池側的東邊，看見到尼連河。

又說：「攝取了乳糜」，這依據後代的『佛傳』<sup>⑥</sup>流傳說：在宇蘆衛羅的世那尼村，一位長者的女兒——善生(Sujāta)，捧上乳糜奉給與釋尊的。——又依據另外的『佛傳』說：宇蘆衛羅的「聚落主」——世那巴提(Seṇapati)有十個童女，「諸女已經知道菩薩，將要捨棄苦行，並且作種種的飲食奉獻。沒有多久，他的色相就有了光澤」。在十個童女之中，其最年少的就是善生。照這樣的捨棄苦行的傳說，漸漸的進展而廣大的流傳下來！

在根本佛教時代，是最注重着苦行，是以佛教徒都要一定修苦行<sup>⑧</sup>。可是在其實質上，和其他的諸宗教，却是修習比較輕鬆的行門。因佛教徒的最初，就是跟着耆那教徒的苦行，曾劃了一條不同的界線。這依據最古佛典的記載：尼乾外道的信徒，有如次的說話：

「厭慾離者，而又聰明的修行者，在所見到，或是所聽到，而學習守着四種的制戒，的確他是沒有罪惡的存在」<sup>⑨</sup>。

依據註解說：「厭慾離者」就是「由於實修苦行，而厭離了罪惡的人」，四種的制戒就是 1 「一切不使用冷水」。2 「要退斥一切惡」。3 「由退斥惡而離惡」。4 「要達到離一切之惡」。這在漢譯本的記述說，他是特別修持難行的人。

「我要說——那尼乾外道，若提子，出家而修行學道，在長

夜裏修持難行。在大師的衆徒弟們之面前，已遠離妄語。我說：如是的人，離羅漢是不太遠的」<sup>⑩</sup>。

『那多族的尼乾外道，會向我如次的說——尼乾外道（脫離束縛的人），是用四種的戒支配着控制。大王呀！尼乾外道是以如何的四種戒支來控制呢？尼乾外道是：禁止使用一切的冷水，又離一切水，再除去一切的水，且得一滴水而充滿。他的是用如此「四種戒支，是以便被稱爲「尼乾外道的「脫離束縛的人」、「自己竟達到究極境界的人」、「控制自己的人」、「自己能夠安住的人」』。

「那多族的尼乾外道，如被問：在實踐生活的實際上，所經驗而現出的果報，究竟是怎樣？即常說明：用以四種戒，來作支配修持」<sup>⑪</sup>。

關於水，是嚴格的守着禁令，這事情在耆那教的聖典中，也最有記述。原因是：說不定冷水之中，也許有小蟲，所以，特別的注意，爲了飲冷水而犯殺生的罪過。且現在的耆那教的修道者，和佛教的僧侶，不但同樣的過午不吃飯，更加是過午不飲水。

可是修這樣嚴格的苦行，佛教徒却是不採用的。不用說，在最古階層的經典中，從來沒有出現對於諸宗教，實踐修苦行而反駁。可是，其他的諸宗教，如耆那教、阿斯衛迦教等，都指責佛教說：佛教徒是懈怠，因此，發生了佛教徒爲維護自己的態度，而作了必要的主張，於是就強調「中道」，並且，對於釋尊的修行中，捨棄了苦行的傳說，便積極的提倡起來。但，更將釋尊的開悟和中道思想，連結起來說明的情形，還是後世的觀念。而且，這中道的觀念，在後世的佛教中，却佔着非常重要的義理位置。

又在其他經典的記述：因爲厭惡人生，是充滿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汚，始能獲得涅槃（安樂）。再說：

修行僧們！我看到衆生之中，有患難，因此，爲了要尋求不生之無上的安穩和安樂（涅槃）的獲得！雖然明知是免不了衰老、病患、死亡、憂悶、汚穢，但爲了要尋求不老、不病

、不死、不憂、不汚的無上安穩、安樂。然後我思惟了正知和正見——「我的解脫是不動的，這就是我最後的生存，已經是不會再有來生的了」。

註・① MN. No. 12, *Mahasihanāda-Sutta*.

② MN. I, pp. 77-83.

③ MN. I, p. 81f

④ *Mahāsaccaka-Sutta*, MN. I, p. 247.

⑤ 『方廣大莊嚴經』第七卷（大正三一五八〇AB）

⑥ *Nidānakāhā*（南傳譯本・一四四以下）

⑦ 『方廣大莊嚴經』第七卷（大正三一五八三AB）

⑧ ⑨ Cf. Sn. 655 etc; Dhp. 395. 參照拙稿・『原始佛教聖典成立史研究的基準』（日本佛教學會年報二十一）

⑩ S.N. I, p. 66G.

⑪ 『雜阿含經』第四十九卷（大正一一二五九C）

DN. II. 29-30. vol. I, 57-8.

#### 4 瞞曇的証道於思想史上的地位

在巴利聖典中①，曾記述：釋尊回顧證道的事情之後，便躊躇着說法，可是，由於梵天的懇願，終於接受了說法，但在漢譯本裏，却沒有這些的記載，也許這一段是後世所附加的。尤其這

一段的說明「緣起理法難見」等等，可是，沒有把緣起作為證道的內容而加以說明，且不符合「不老、不病、不死、不憂、不汚的無上の安穩」等事一致。所以，一見就明瞭這是被添寫而插入的。

像這樣，關於釋尊證道的內容，在經典本身所傳下來的情況，就有非常的距離。然究竟那一種才是真正呢？豈是瞿曇所證的大智慧，竟被傳經典者誤傳？變為那麼不安定、曖昧模糊的嗎？而且佛教教義，也是沒有確立的思想基礎嗎？

關於釋尊證道的內容，因印度民族，古來就不重歷史傳承，故佛教被種種的相異而流傳，是以發見到有重大的問題和特性之存在。

首先，佛教的本身，是注重中道而不執固定的教義。且佛陀本身也不希望將自己證道的內容，用一定的形式來說明，他是應機緣、應對方，而用種種不同的方法而說法，因此，想要推測他

的證道內容的人們，便以傳下了過於自由的各種各樣的差異。

雖然關於證道的內容，有種種差異的傳說，但仍是所歸結的地方，都是同一的。不受既成的信條和教理的拘束，而照實的觀看現實，而獲得安心立命的境地，那是作為實踐上的存在而體會人的理法（*dharma*）。前面所述，非常長的說明四禪的文，也就都歸結在此處。然從現代人的觀感說起來，這文是太過長的，可是，想要真實的觀看人心的形狀，及最初期的佛教立場，是值得看重的。

其次，關於人的理法，還是沒有固定的，認為隨在過着具體生活而展開才對！更為實踐哲學的立場，及從思想上說起來，思想是不停而發展的。由此，到了後世，佛教會成立多種多樣的思想可知。據過去的人類思想史說：宗教是時常成為進步的阻害。可是，前面的所述，却是沒有阻害進步的情況。在佛教諸國家中，宗教和合理主義，或者是宗教和科學之間，都沒有對立衝突的情形，也許是由於最初期的佛教思想，是以安身立命為旨趣而來的。

註・① MN. I, 160 *Ariya-pariyesana-Sutta*.

② 『羅摩經』

### 第五章 聰明眞理

#### 1 接受皈依·弘法

依據巴利文『律藏』①記載：世尊自成道後的七日間，都是在菩提樹下而深入於三昧定中，然後，便從菩提樹下出發，來到阿闍婆羅（*Ajapāla*）榕樹的地方，在其樹下結跏趺坐，又是靜坐了七天，深入解脫的快樂。在那時候來了一位傲慢的波羅門，被釋尊感化了他。然後再到無闇林陀（*Mucalinda, Skrt, Mucilinda*）樹下，同樣的結跏趺坐，又是靜坐了七天。即在那時候，無闇林陀龍王，便歸依了世尊。然後世尊又從那地方出發，而到了羅闍耶陀那（*Rājāyatana*）樹的地方，又在那樹下同樣的結跏趺坐，也靜坐了七天。那時有羅弗婆（*(Tapussa)*）和婆利迦（*Bhalika*）兩個商人，從烏加拉（*ukkala*）村來至此地，向釋尊敬禮之後，站立在一邊，恭敬合掌向釋尊說：（未完待續）

註・① Vinaya, *Mahāvagga*, I, 1, 4.